

遵义红

■唐红生

红色足迹

初夏，江南的气温已走高。傍晚时分，我到了遵义，立刻感到凉爽许多。华灯初上，每根路灯杆上都挂着鲜红的中国结，在暖色灯光下格外夺目。入住的宾馆里，过道上的顶灯也是五角星的造型，连同两旁橱窗中的军帽、军号、马灯等实物，一下子把我带进了那段红色的岁月。

次日一早，我便急切地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进了院门，左边镌刻着毛主席的手书《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笔走龙蛇，气势雄浑。过道上的是会址，也是五角星的造型，连同两旁橱窗中的军帽、军号、马灯等实物，一下子把我带进了那段红色的岁月。

这幢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原是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中西合璧的风格，歇山式屋顶盖小青瓦，留着老虎窗，有抱厦。木质处呈暗红色，似革命的堂堂火种。根根廊柱直立，仿佛正托举起革命的伟业。墙壁雪白，砖面灰黑，如层层叠叠的书籍，记录了厚重的历史。

楼旁一棵近百年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见证了那个历史时刻，伴着悠悠岁月，在阳光下愈发挺拔。踏着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一张长方木桌置在中央，四周摆放着椅子，桌子下有一只当时用来取暖的火盆。这就是召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拨正了航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朱德总司令为遵义会议赋诗所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缓步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一个个画面，无不浓缩着那段光辉的历史。步出会址，相遇杨柳街一侧的“红军

总政治部旧址”。幽静的院内，青草萋萋，两排雪松生机勃勃，傲然屹立。有着百年多树龄的两棵楸树，被时光刻下道道皱纹，依然苍翠欲滴，尽显生命的旺盛。如果古树有记忆，它一定忘不了红军总政治部在这里召开大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忘不了赤色工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

行走在青石板街道上，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小楼，青瓦木栏，雕花门窗，散发着黔北民居的古韵，这是条“红军街”。在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很多，红军桥、红军巷、红军学校等有几十处。商铺卖的是地方特产，有茅台镇原浆酒、遵义鸡蛋糕，也有湄潭茶、蜡染布。一些“老字号”店铺，红军时期就在此经营。一盏盏红灯笼、一颗颗红五星，从屋檐上垂下来，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百姓的日子也越发红火。

穿过红军街，眼前青山碧水，绿树成荫，风景如画。红军烈士陵园就坐落在小龙山上。

小龙山位于凤凰山麓、湘江河畔。牺牲在黔北的邓萍将军和数千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当地人称此地为红军山。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势雄伟

的纪念碑，正面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碑顶是镰刀锤头标志，熠熠生辉。

满山青松翠柏。绿树掩映下，一座青石圆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军坟”朱红大字。焚香缭绕，音乐低回哀婉，风仿佛也停下了脚步，讲解员在这里讲述了一段感人的往事。有天夜里，一位医术精湛的红军年轻卫生员，翻山越岭去救治身患伤寒的乡亲，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回来时，部队已紧急转移，在追赶部队的途中，他不幸被敌人杀害。当时百姓不知道他的姓名，就在墓碑刻上“红军坟”，亲切地叫他“小红”。“小红”只是千万红军中的一员，一声“小红”道出了百姓对红军的热爱。红军爱百姓，百姓爱红军。当年，红军进入遵义城时，受到百姓隆重欢迎。这使我想起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收藏的一条标语：“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遵义是红色圣地，充满了红色元素。我只是撷取了一部分，却已触碰到那段峥嵘岁月，在心里深深地烙上了红色的印记。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更需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阅读时光

开国上将萧克，既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将，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被誉为“儒将”。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萧克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并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成为终身学习的典范。他在读书方面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英才须以学为先

萧克在《红山口》一诗中写道：“美玉自来雕作器，英才须以学为先”。他认为读书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勤奋刻苦。在简习师范求学期间，他一头扎进书海，每天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

抗战期间，萧克作为指挥员，日常工作非常忙碌，但他依然会在夜晚抽出时间读书，而且把“挑灯夜读”当成是休息和娱乐的方式。敌后环境没有一日安宁，每次在防空洞躲避日寇飞机轰炸，都是萧克静心读书和写文章的最佳时间，他说：“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广泛涉猎

萧克主张读书要广泛涉猎。1962年，在去北大荒的途中，他看到山鸡觅食，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山鸡觅食遍山隈，不啻蚁虫身自肥。天下学科如瀚海，求知亦应式鸟鸡。”山鸡因广泛涉猎而自肥，人读书就应该像它们那样不拘泥于一隅，在“学科瀚海”中广泛涉猎，充实自己。

作为一名军官，他尤其喜欢读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论持久战》《战争论》等都是他的枕边书。此外，他还阅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萧克喜爱文学，仅在战争间隙，就读了歌德、托尔斯泰、鲁迅等众多作家的作品。1941年，国际友人林迈可访问敌后根据地，与萧克的会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萧克对欧洲文学的了解让林迈可很吃惊，他没想到一个身在中国农村的抗日将领竟然读过这么多欧洲名著。

在书的“瀚海”中，萧克非常注重阅读马列著作，而且是反反复复地读。他觉得在读马列著作中感悟真理的力量是人生一大乐事，深深感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

善于思考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评价萧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萧克深知“学而不思则罔”的道理，认为读书必须要有所思有所悟。他在读完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后，不仅为书中情节和作者的文笔所折服，更由这部作品联想到了中国的革命实践。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应有像《铁流》这样的作品

「儒将」萧克的读书之道

崔素平

来记录和反映。受此启发，多年以后萧克创作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一段佳话。

在现实中遇到问题，萧克也善于在读书思考中寻找启迪。抗战期间，萧克认真研读了《论持久战》等军事作品后，反复思考，结合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战略部署。

贵在坚持

萧克始终认为，读书不是一时的事，而是一生的事，需要持之以恒。据他晚年身边的秘书回忆：“首长爱读书，几乎每天都读到凌晨一点以后。”为了让他能早点休息，家人和工作人员想出办法，在晚上12点关掉电闸，骗他说这段时间停电。结果第二天，萧克就让工人上街买来蜡烛，在晚上停电后，点着蜡烛继续读书，家人无奈只好不再关电闸。

晚年的萧克曾在《随感》中写道：“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1991年，他主持编纂《中华文化通志》，以“活到老、学到老”的干劲同数百位专家学者一道遍览书海，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历时8年完成了这部百卷文化著作。

阅图

笑脸

■摄影 贾晨皓



这幅别有意味的图片

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驻训场，战士们结束训练后，在帐篷中休息时留下的瞬间。拍摄者巧妙利用帐篷窗口的网格进行构图，运用近景手法，定格下官兵的笑脸。驻训生活虽然相对艰苦枯燥，但战士们热情高涨、乐观面对。

(钞飞航)

活力军营

海防特色文化凝神聚魂

■李骏 孙鑫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我巡逻在祖国的边海防，碧浪千帆，渔歌飘扬，这是我守卫的地方……”在某海防连营区内，该连“海涛文化队”的战士们一边唱着连歌，一边用画笔将歌词中的图景描绘在海边的礁石壁上。

该单位驻地分散，部队大多驻扎在海岛或者海岸线上，条件较为艰苦。为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他们以建设富有海防特色的文化载体作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抓手，凝聚官兵精神，强化官兵扎根海防的意志信念。

他们充分依托海岛实际，打造“海岛文化园”，组建“海涛文化队”，还会定期组织官兵开展沙画、海花石雕刻、贝壳手工制作等比赛，丰富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

雄鹰展翅，翱翔如生；八一军徽，熠熠生辉……在连队组织的沙画比赛现场，战士姜涵和许俊杰正埋头创作。两人入伍前学的都是美术专业，入伍后他们积极把自己的艺术特长运用到连队文化建设上。姜涵的绘画配色出众，许俊杰的临摹功底扎实，两人

合作完成了许多板报和绘画作品。为了更好地反映海防官兵的精神面貌，他们还把“画室”搬到营区旁的海滩上，就地取材，以沙滩为纸，以马尾松枝、各色贝壳为笔墨，完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作品。

“海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指引我走过了16年的军旅生涯，也在我转业回到地方后继续引导我扎实工作，展现出我们海防兵的好样子！”前段时间，退伍老兵沈华志被单位邀请回队为官兵授课。在“仙人掌扎根林”中，他分享了艰苦岁月里一茬茬海防官兵接续奋斗的故事。

此外，他们还结合海防巡逻、海训等任务期间，利用“仙人掌扎根林”“礁石功臣道”等活教材，组织开展海岛大讲堂、海岛夜校等教育活动，用兵言兵语讲述“以岛为家，守岛为业，吃苦为荣，奉献为本，祖国为重”的“老海岛精神”，引导官兵赓续传统，戍海卫疆。

下图：“海涛文化队”的战士们正在排练新节目。姜涵摄



“红柳花”绽放雪域高原

■史建民 李汉夫

热情地挥手告别，结束“五一”慰问演出的新疆军区某部排长丁倩，坐在返营的车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着官兵热情洋溢的笑脸……作为团里“红柳花”文艺轻骑队的队长，这是她在雪域高原上最引以为豪的时刻。

今年4月，丁倩所在团远程机动至海拔近5000米的雪域高原开展驻训。这里四季飘雪，极寒缺氧，几乎与世隔绝。为了缓解官兵训练疲惫，团里决定组建一支文艺轻骑队，采取定期巡演的方式为一线官兵送节目、送欢乐。

经过一番选拔，来自全团多个连队的12名官兵成为文艺轻骑队的队员。一次排练时，大家看到一簇簇火红的红柳正吐露嫩芽，突然来了灵感，“它们遍地生根，不畏高寒干旱早显芳华，与战友们多像！我们这支队伍就叫‘红柳花’文艺轻骑队吧。”

每到休息时间，队员们就聚拢密鼓地排练起来。宿营之初，条件有限，文艺轻骑队没有专门的排练场，丁排长就带着大家平整了一块风化的碎石地用于排练舞蹈。

“大家戴着防尘面罩坚持在戈壁滩上创排节目。有时遇到急旋风，就得赶紧转移到旁边的山沟里。”回想最初创排舞蹈的情景，上等兵王筱婧笑言，“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版的‘你是风儿我是沙’”。

成员少、底子薄的问题，曾困扰轻骑队创作新节目。“咱们得尽可能地释放自身能量，一个顶俩才行。”面对困难，入伍前就多次参加过学校艺术团演出的大学生士兵邓诗琦，毛遂自荐当起了全队的教练，既教队友们跳舞，又编排节目。

有几名队员身体不协调，舞蹈动作时常不到位。邓诗琦灵机一动，找来几根竹竿，排练时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串在一起，同步做动作、抠细节。队友们的进步很明显，而由于长时间握竹竿排练，外加高原干燥，邓诗琦的手指裂得很厉害。

副班长邵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主动包揽了邓诗琦每天需要沾水的擦拭、洗碗筷等工作。班长王苗苗也悄悄给她送来护手霜。

这次驻训，许多官兵都是第一次在海拔近5000米的陌生地域执行任务，但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无怨无悔，刻苦训练。“雪域高原的风能吹彻骨髓，却始终吹不走战士们心的火热。”文艺轻骑队特意编排了情景剧《青春无悔》，赞颂身边的战友们。

“五一”假期，“红柳花”文艺轻骑队在海拔最高的合成二营驻训点正式亮相。这次演出，对队员们的体能是一次考验，“边唱边跳本身就很累，在极度缺氧的雪域高原就更累。”考虑到每名队员至少要演出5个节目，4名主力队员还要连续登台，细心的丁排长提前准备了氧气和糖水，利用演出间隙让大家及时补充，确保了演出顺利进行。

歌舞砺斗志，真情暖兵心。一场演出下来，文艺轻骑队不仅为战友们带去了节日的欢乐，更赢得了战友们由衷的钦佩。大家为队员们的精彩表演和倾情付出热烈鼓掌。

“高原红柳开花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得一次比一次更加鲜艳美丽。”临别前，“红柳花”文艺轻骑队的队员和战友们约定，要像燃烧炽热青春的战士们一样，哪里艰苦就在哪里扎根，哪里需要就在哪里绽放。

天边的哨所 云中的歌

■莫珀涵 赵丽丽

迷彩芳华

说起创作歌曲《我的哨所我的连》，火箭军某部干事李乐天仍然忘不了第一次走进火箭军某旅“东方神剑第一哨”时的场景。

那年冬天，从繁华都市来到空旷高原，李乐天作为“砺剑文艺轻骑队”的一员，第一次踏入这片生命禁区。雪花纷纷落下，李乐天的眼前白茫茫一片。要不是同行的老队员海田告诉他，“咱们文艺轻骑队就应该来这里服务官兵”，李乐天甚至怀疑自己进入了“无人区”。

他的直觉很对，在这片土地上，百里绵延不见人烟。别说鸟儿飞不进，就连无形的通信信号也到不了；他的视觉也不对，在这片生命禁区里，在离云很近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哨所，6名官兵和6匹军马长年驻扎于此。

这次来哨所，李乐天和海田除了带着文艺轻骑队服务官兵的使命，还想完成一个多年以来的共同心愿，“为守卫‘神剑’的战友写一首专属的歌。”

没来之前，他俩就听说过这里：“关门几个兵，开门一片冰，吃水靠破冰，运粮靠驮兵”。可就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哨所，60年来，官兵多次立功受奖，被原第二炮兵授予“安全警卫模范班”荣誉称号，还培养出30多名干部，走出过3名将军，捧回百余面比武锦旗。

在荣誉室，李乐天发现了一摞泛黄的留言簿。“我们是自豪的‘九号哨所’人，哨所的荣誉是一代代哨兵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高原戈壁风光美，风雪作伴乐无边；莫道青春光阴短，化作雄鹰护神剑……哨长汪富富解释称：“这是我们哨所的传统，每当有老兵离开哨所时，都会给新战友写下勉励的话。”

屋外是劲风裹雪，屋内是欢声笑

语。官兵围坐在一起，文艺轻骑队的队员们唱了一曲又一曲。对于扎根在这里的官兵来说，每当文艺轻骑队到来，便是他们最快乐的节日。队员们表演完节目，战士们聊起了巡逻路上的故事。

“那回，我不慎掉队，被几匹饥饿的野狼团团围住，骑着马与狼群斗了几个小时，直到战友们赶来才化险为夷。”战士王胜荣神态轻松地谈着惊险经历。

“高原上看似一马平川，实则危机四伏。”说起营救战友的故事，汪哨长仍心有余悸。一次，几名战士冒着鹅毛大雪巡逻，行至半山腰时，由于雪大路滑，马失前蹄，一名战友连人带马一起从山腰滚落下去，当场休克，幸亏战友们及时赶到，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我的哨所，我的连，马蹄踏处都是巡逻线……”一段段惊险的故事，勾勒出高原骑兵团风斗雪的生活。

夜已渐深，窗外风雪呼啸，李乐天和海田回想着在哨所里的见闻：这里风雪虽大，可高原上人人安心本职；这里虽与世隔绝，可战士们个个守纪如铁。多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他们高度的纪律意识和责任感。那身朴素的军装，让他们在难耐的孤独寂寞中体味着保家卫国的自豪与荣耀。创作的灵感像泉水一样涌出，高原骑兵团的故事在两人的脑海中化作旋律，变成歌词。

不知不觉中，歌词只差一句收尾，他俩却始终想不出一句最满意的话。此时东方露白，军马长嘶，高原骑兵团整装待发又将踏上巡逻征途。旭日下，挺立的哨兵恰似最美的风景。海田突然来了灵感，为这首歌补上最后一句词：“我是风，我是雷，站在哨所我立地顶天！”

“演出队的同志们，我们先出发了，再见！”骑兵团驻马回望，雪亮的钢刀在腰间闪闪发光，他们并作一行将钢刀高高举起，致以骑兵团特有的军礼……